



安住在自己的世界里——读《昆虫记》有感

定海七中九(4)班
学生记者 王雯捷(证号E02073)

夜，静悄悄的。暖白的灯光下，偶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飞虫盘旋其间，有时放肆地停在我手中的《昆虫记》上。难道你也是来会法布尔的？

当华莱士等博物学家遍访各地寻找完好无损的活体珍稀物种，残忍地杀害它们，并把它们做成冷冰冰的标本时，法布尔却在追随昆虫的脚步。

法布尔听到了生命的呼唤，他从城市来到农村。那个杂草丛生，满地乱石，只有一堵断墙残垣危立其间的废墟，却成了他美好的伊甸园。他唤名为荒石园，在那儿，他一住就是几十年。蚂蚁、蜘蛛、蟋蟀……都是他的亲密好友。当他手持放大镜，小心翼翼地踏入这片昆虫的乐土时，心中总是别样的欣喜和激动。烈日当头，他伏在地上观察着，微笑着，享受着，如孩童般，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尽管生活拮据，他也安然处之，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粮食——菜豆去做实验。在他看来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享受，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法布尔享受着别样的“静”生活。这个几乎无人会到来的荒石园，成为了他理想的栖息地、他的钟情宝地。阳光里，星空下，风雨中，他与他的昆虫朋友们在一起。他用爱心构建了一个可以与昆虫对话的空间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坚守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放下多少人苦苦追寻的功名利禄。且不论法布尔在昆虫界的学术成就，单就这一点，足以让我折服。

此时，耳畔歌声响起：“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大果园，我愿放下所有追求，做个农夫去种田……”

父亲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八(4)班
学生记者 沈洲慕(证号C08021)

每每说到父亲，我的脑海中便复现出了这几句话。“这题还不会做？”“走！运动去。”“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洗脸！”这几句话犹如广播般总在耳边萦绕。听久了，便情不自禁地开始厌烦起来，甚至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和父亲打打闹闹。

父亲对数学情有独钟，每当我遇到难题就会去询问父亲。我拿着空白的作业本怯懦地靠近他，“这题还不会啊？”他瞬间眉头一紧，额头上的四条皱纹像极了英语本的四线格。但父亲很快收起了愤怒，拿起我的作业本，用他那起了老茧的手耐心地在我的本子上指划。在漫长的一个小时后，

这不正唱出了法布尔的心声吗？而这首歌，也是民谣摇滚歌手乔小刀自己的寻梦之歌。当年这首歌让乔小刀一炮走红，而这位当红歌星却突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归隐丽江，只为寻找年少时的那个秘密基地——荒石园。

我突然觉得他和法布尔在不同的国度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领域，遥相应和。

在丽江的日子里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乔小刀结识了一位老木匠，拜他为师学做木匠。学成之后，他寻到一处荒地，开始打造自己的心灵居所。他不断尝试一个又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技术，从铺电缆到修路，再到建房子，他一个人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七年间他不跟任何人联系，基本处于止语状态，就在小木屋里一心一意做他喜欢的事——做房子。他做的房子小巧有趣，又各具特色，甚至还可以移动。

七年之后，机缘巧合，他租到了一片更大的荒地，这就给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。他沉溺其中，把各种各样的废弃品，变成坐椅，变成建筑材料，变成玩具。几年后，一个“荒野之国”诞生了。每每有小朋友到访，他总会放下手中的活，和他们一起嬉戏玩耍。不仅如此，他希望进入荒野之国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小朋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。

荒野之国、荒石园，两个同样的荒凉之地，多少人不愿驻足的地方，却成了他们心头的圣地。

当然，从社会价值上来说，乔小刀远没有法布尔这么伟大的社会贡献。从个人能力和付出上说，乔小刀也没法和法布尔相提并论。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通的：当别人都围绕着其他事情转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自己世界的中心，然后他们安住在在了自己的世界里。

指导老师 王佳慧

他终于把一道题讲完了，写了两页草稿纸，列出四种不同的解题方法。

每天晚上，父亲又犹如一个大喇叭：“刷牙！洗脸！”有时候，我累得贴在床上只想安静睡去，父亲则会第一时间赶到我的房间，二话不说，用他的大手一把将我拉起，拽到洗脸池旁。无奈，我只好乖乖洗漱。据说，父亲小时候就因为不愿意洗脸，满脸的痘痘导致了如今脸上的坑洼。哎！除了这些，岁月还给他无情地安上了一个啤酒肚，假期里父亲还非让我陪跑，帮他一起去掉这个包袱。

是啊，谁年轻的时候不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少年？只是为了我，急匆匆跑到了中年，为了爱与责任，父亲把自己铸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骑行的乐趣

普陀二中城北校区八(7)班
学生记者 蒋恩宇(证号B0921)

夏天来临了，美滋滋的暑假又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享受我的假期生活，从骑行开始。傍晚，迎着海风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驶过热闹的海边。一回头，正瞧见一个爽朗的老爷爷扶着他的孙子学骑自行车。好温馨的画面。瞬间，昔日属于我的那些美好时光，立刻浮上我的脑海。

也是这样的一个暑假，当时我还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，顽童一个，整日没心没肺地疯玩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去爷爷家，爷爷竟然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。我开心极了！望着崭新锃亮的自行车，我一会摸摸车把，一会摸摸车座。我望了望天空，无边无际的蓝天，一丝丝白云都没有了，只有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，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将自行车推到了路边的空地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始了我的学车之旅。我非常紧张并且还有点害怕。调整好呼吸后，我猛地一蹬，车子便像箭一样“嗖”地一下飞了出去。但是我的另一只脚还没放上去呢，果不其然，我向右一倒，

摔了一跤，好痛，膝盖上还渗出了血丝。爷爷匆匆忙忙地闻声赶来，他的脸上写满了焦急，急切地把我扶了起来，连声说着：“不学了，不学了。”

但是蹬上自行车飞快穿行的感觉，就是与风一起同行的感觉，好爽啊！我难以割舍骑行的那种妙不可言，决定重拾信心再次练习。

我大步走向了自行车，把它清洗了干净。然后让爷爷帮我扶着点，继续开始学习骑车。一开始，由于重心没有找稳，几次险些摔了下来。但我也没有惧怕，直到找到了重心，才骑稳。接着，我让爷爷松手，我居然可以骑得很稳很快了。过了一会，我停了下来，转过头，正好面朝着爷爷，我清晰地看见了爷爷眼里的欣喜，他那平常有点浑浊的老眼里满是兴奋的光芒，“哈哈，我的宝贝孙子，真是厉害啊！”我发现爷爷发亮的眼睛里映着一个欢乐的我。

现在，那个欢乐的我，已经是小小少年，正骑着自行车，任凭海风在耳边呼啸而过，享受着这骑行运动的帅气与韵律，真是美好的夏日时刻啊！

一滴水的见闻

定海二中九(12)班
学生记者 童则翰(证号E03129)

清晨的海岸边，天空灰蒙蒙一片。远在天际的海平线处，透出几道昏暗的橘红色的光芒，照在天空中几片飘动着的云朵上，缓缓地拉开阴沉的夜幕。初升的太阳将明亮的光线洒在海面上，折射出迷人的光影，可惜无人看到。我是一滴大海里的水，正躺在海浪的怀中，安心地睡着，缓缓冲刷着岸边的石头与船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鱼笼出水的声音惊动了，原来是一个渔民正在岸上收起鱼笼。他穿着一件陈旧的渔夫服，踩着一双防水的橡胶靴，脸上没有早起的疲惫，而是充满了对今天收获的期待。明亮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鱼笼中搜索，用他那双布满老茧与疤痕的大手娴熟地打开鱼笼，将收获放入桶中。我与他已是老相识了，每天我都会看着他收鱼笼，他则如爱母亲般深爱着这片大海。

按照惯例，他收完鱼笼后便和几个同伴一起登上渔船，而这时才刚刚到六点半，这艘小渔船便踏着浪花驶去。我也赶忙乘着浪花想赶上这艘船。不一会儿，小船便到了近海一

处捕鱼的地方。他们将渔网放下水后，再等待一段时间，几人合力，将渔网用机器拉了上来。拆开渔网，将鱼货倒入箱子中，再拿起渔网，用力抛回海中。缠绕在机器上的绳子放出，开始新一轮的捕鱼。看着在海浪中摇动的渔船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收获的希望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到了下午，天空中布满了乌云，海面上的浪花开始随着大风逐渐剧烈，显得压抑沉闷。我也似乎要被阵阵海浪冲走。这时，一阵浪花拍来，带着我撞上了渔船，我终于有机会登上渔船。可在他的眼中并没有慌张，而是镇定地掌着舵，稳稳地操控着小渔船在风浪中前行。狂风的怒号、巨浪的拍打、船身的颠簸，都无法影响他分毫，他的眼中只有对天地的谦卑、大海的敬畏以及驾驭风浪的自信和胆魄，这是他作为渔民多年来磨炼的意志和精神。

到了码头，天色已黑，我也赶忙跳回海里，而他则将几箱收获的鱼搬下船……

他依旧每天勤奋工作着，而他这朴实、坚强、勤奋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心中，烙在这片海中。